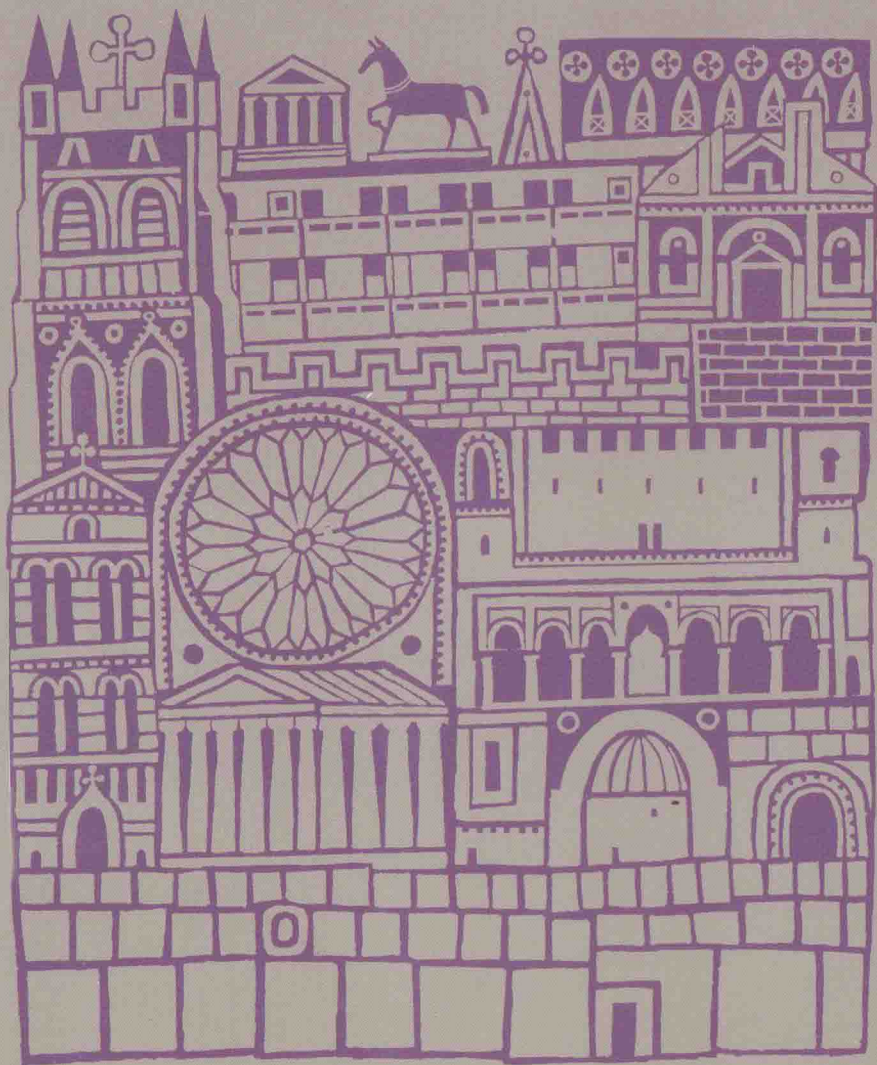


# 建筑的前世今生

[英] 爱德华·霍利斯 著  
朱 珠 吕 品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建筑的前世今生

[英] 爱德华·霍利斯 著

朱 珠 吕 品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1-5328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筑的前世今生 / (英) 霍利斯著; 朱珠, 吕品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112-16409-7

I. ①建… II. ①霍… ②朱… ③吕… III. ①建筑史—  
世界 IV. ①TU-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27058号

Copyright © 2009 by Edward Holli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ville & Walsh Limit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本书由英国Conville & Walsh Limited 公司授权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 程素荣 率 琦

责任设计: 董建平

责任校对: 张 颖 关 健

**建筑的前世今生**

[英] 爱德华·霍利斯 著

朱 珠 吕 品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锋尚制版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0 $\frac{3}{4}$  字数: 400千字

2014年5月第一版 2014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ISBN 978-7-112-16409-7

(2511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 邮政编码 100037 )



## 致 谢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以其洞察力启发我撰写此书的人们：Tom Muir、Peter Hardwick、Brigid Hardwick、Anthony John、Geoffrey Bawa、Channa Daswatte、Peter Besley、Richard Murphy、Matthew Turner、Jason Orringe 以及其他很多人。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旅行伙伴，他们和我一起跋涉到破落的神殿，即使劳神费力，也毫无怨言：Rachel Holmes（婚前名为 Rachel Findlay）和 Jonathan Hart。

然后我要感谢阅读了本书部分章节草稿并向我提供宝贵意见的专家和朋友们：Ian Boyd White、Brendan de Caires、Inge Foeppel、Miles Glendinning、Emine Gorgule、Peter Hardwick、Nicholas King SJ、Edward Leigh、Caroline Mitchell、David Mitchell、David Neuhaus SJ、Heather Tyrrell，还有爱丁堡艺术学院室内设计系的学生们。

我还要感谢爱丁堡艺术学院批准我学术休假，为我的写作提供了时间方面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些假期，我便不可能完成这部作品。在这方面给予很大帮助的包括Willie Brown、Alex Milton、Alan Murray以及Susie McCorquodale等同事。

最后我要感谢帮助编辑、设计和制作本书的人们，还有我的代理 Patrick Walsh，如果没有他的极力推荐，这本书恐怕还是电脑上一堆无人知晓的数字文档。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与兄弟，  
没有他们，  
便没有此书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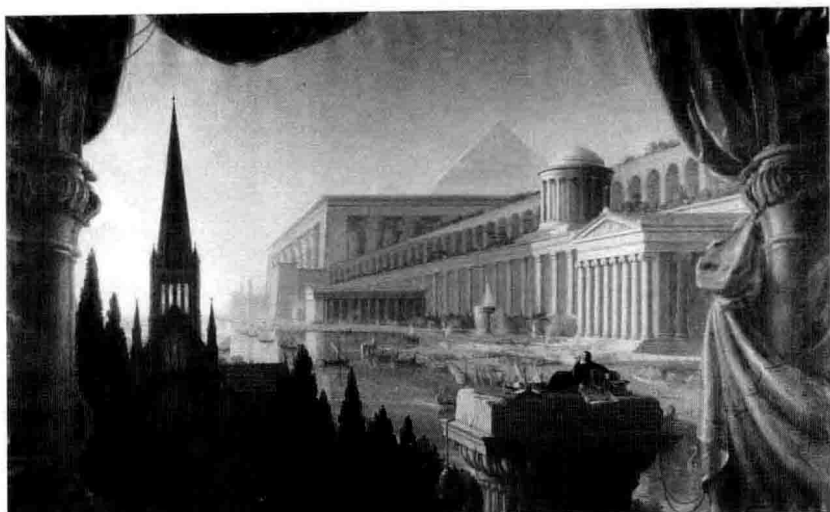
也以此书献给保罗，  
没有他，  
便没有此书的完成。

# 目 录

|                                             |     |
|---------------------------------------------|-----|
| 引 言 .....                                   | 1   |
| 第 1 章 雅典之帕提农神庙：被亵渎的圣女 .....                 | 15  |
| 第 2 章 威尼斯之圣马可教堂：被窃去的四匹马和一个帝国 ...            | 41  |
| 第 3 章 伊斯坦布尔之圣索菲亚大教堂：苏丹的咒语改变了<br>世界的中心 ..... | 63  |
| 第 4 章 洛雷托之圣母小屋：飞来飞去的圣屋 .....                | 85  |
| 第 5 章 格洛斯特大教堂：赋予建筑以生命的亡魂 .....              | 107 |
| 第 6 章 格拉纳达之阿尔罕布拉宫：表亲之配 .....                | 125 |
| 第 7 章 里米尼之马拉泰斯塔礼拜堂：被学者彻底<br>改变的教堂 .....     | 147 |
| 第 8 章 波茨坦之无忧宫：一如往昔 .....                    | 171 |
| 第 9 章 巴黎圣母院：修整一座理性的神庙 .....                 | 193 |
| 第 10 章 曼彻斯特之休姆新月楼群：未来成真 .....               | 215 |
| 第 11 章 柏林墙：历史的终结 .....                      | 241 |

|                                |     |
|--------------------------------|-----|
| 第 12 章 拉斯韦加斯之威尼斯：历史被抛诸脑后·····  | 265 |
| 第 13 章 耶路撒冷之哭墙：或是一如往昔，或是沧海桑田·· | 289 |
| 参考文献·····                      | 315 |
| 图片来源·····                      | 329 |
| 译后记·····                       | 333 |





《建筑师之梦》：  
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1838年

## 建筑师之梦

从前，一位建筑师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富丽堂皇的客厅里窗帘拉在一边，他自己却斜躺在巨型圆柱的顶端，俯瞰海港。近处山丘上幽暗的树林中，尖尖的柏树之后清晰可见的是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尖顶。在河的另一边，一座科林斯式的（Corinthian）圆顶建筑和罗马高架水渠正沐浴在金色的光芒中。高架水渠修建在一排古希腊柱廊之上，柱廊前面，从水边到一座精美的爱奥尼式的（Ionic）神庙之前是姿态各异的人群。远处，一座多立克式的（Doric）庙宇伏卧在埃及式宫殿的脚下，而在两者的后方，却是一座巍峨的大金字塔，笼罩在一抹云烟之中。

历史在那一刻凝固。时空转换，种种建筑风格，从现代派客厅的窗帘，一直到遥远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井井有条地一一呈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古典的雄伟壮丽。古罗马的辉煌建立在对古希腊的诠释之上，而古希腊的建筑却又植根于古埃及的理念之中。这一系列的建筑呈现了建筑所谓的正典，每一种风格都赋予人以灵感与启迪，却又从建筑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为出发点，给建筑师以警示。

历史上所有宏伟的建筑均在这一夜复活。一切崭新如昔，没有风霜的侵蚀，没有战争的破坏，也没有因为审美风格的改变而带来的创伤。一切的一切都体现了设计者的初衷：每一座建筑都是一部杰作、一件艺术品、一曲凝固的旋律，没有因为妥协、错误或者失望而带来的遗憾。增之一点则多，减之一点则缺。每一座建筑都是美的化身，并且在形式与功能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

这梦中之景，曾经是，现在是，也应该是建筑师所追求的境界。然

## 引 言

而，梦中的建筑师在醒来前的一瞬却意识到这仅仅是美梦一场而已，不禁喃喃念出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反复无常的术士普洛斯彼罗（Prospero）誓言放弃魔法的句子<sup>①</sup>：

入云的高楼，富丽的宫殿，  
庄严的庙宇，乃至地球本身，  
对了，还有地球上的一切，  
都必将像这毫无根基的幻象消逝，  
并且也会如这刚幻灭的空虚戏景一般，  
不留下一点痕迹。  
我们原本也如梦境一般，短促的一生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

<sup>①</sup> Shakespeare, *The Tempest*, Act IV, scene i.

《建筑师之梦》其实是从欧洲移居新大陆的浪漫主义风景画家托马斯·科尔用画笔勾勒的梦境。托马斯·科尔1801年出生于英国兰开夏郡，却在美国纽约城北边哈得孙河谷的山丘与森林间度过了成年时光，在那里，他创作的一幅幅作品，描绘的都是尚未充斥着高楼、宫殿和庙宇的世外桃源。然而，科尔却禁不住想到已远离的欧洲，他清楚地知道，终有一天，新大陆也会慢慢地变得和欧洲一样。他名为《帝国兴衰》的系列画描绘了哈得孙河谷五个不同时期的景象：《蛮荒时代》、《田园生活》、《辉煌成就》、《毁灭》和《荒芜》。在这五幅画中，沐浴在晨曦中的原始森林渐渐发展成为一座艳阳高照下的辉煌城市，而日薄西山之时却又破败为如水的月光笼罩之下的残垣断壁。

1840年，建筑师伊瑟尔·汤恩（Ithiel Town）聘请科尔绘制油画《建筑师之梦》。虽然当时汤恩并不十分喜欢，这幅画后来却成为科尔的名作。在科尔的葬礼上，这幅画在悼词中被颂扬为“表现科尔天才的主要作品”，“它集古埃及、哥特式、古希腊、摩尔式等各种建筑风格于一体，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一个人在刚刚看完有关各种建筑风格的书后就昏然睡去时可能看见的梦境<sup>①</sup>。”

科尔的视角到如今仍然让建筑师们难以忘却。随手翻开任何一本有关建筑的经典著作，看看其中的图片，你都会发现自己迷失于一种包括“各种风格”的全景图中。清晰的线条勾勒出的古代建筑经典巨作仿佛跟刚落成一般清新，蔚蓝的天空、洁净的街道以及不出现任何人物的做法使反映建筑的图片具有《建筑师之梦》一般的永恒性。建筑书籍的插图

---

① William Cullen Bryant, 'A Funeral Oration Occasioned by the Death of Thomas Cole, Delivered before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Design, New York, May 4<sup>th</sup> 1848'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OL4UAAAAYAAJ>.

是这样，建筑史又何尝不是建筑经典本身的重复，不会改变也没有改变，从古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上的金字塔到如今巴黎或拉斯韦加斯的金字塔形玻璃建筑，就是最好的例证。历史上伟大的建筑描述起来就像是一件全新的作品，脚手架刚刚撤去，墙上油漆未干，剪彩仪式也尚未举行，是的，这似乎不是历史，是现实。

这是一种永恒的视角，因为永恒恰恰是我们对伟大建筑的期盼。大约在100年前，维也纳建筑师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认为建筑学并不像有的人想象的那样起源于住宅，而是起源于纪念性建筑。人类祖先的房屋随着需要的不断改变而改变，直至消失。而坟墓和庙宇在修建之时便是为了亡灵和神明的永恒，因此留了下来，成为建筑历史的主流。

谈论建筑其实就是在讨论什么是“完美”，“完美”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完成”一词。古罗马理论家维特鲁威（Vitruvius）宣称，如果建筑能够在实用、稳固和美观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就可以达到完美。1500年以后的文艺复兴时期，阿尔伯蒂（Leone Battista Alberti）将他的这番话诠释为：完美即为增之一点则多，减之一点则缺。瑞士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认为，建筑行业的职责就是“通过对标准的不断修正而力求完美<sup>①</sup>。”

在有关建筑的论述中，所有的建筑，为了保持美丽，就一定不能改变；而且所有的建筑，为了保持不变，就必须追求纪念碑般悲怆的意境。著名英国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的墓冢位于伦敦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的地下墓穴之中，其墓冢相对于他的伟大可以说非常朴素，可是镌刻在石棺上和墙面上的拉丁语碑文却毫不谦虚：“如果你在寻找纪念碑，就请环顾四周吧。”每一位建筑师都希望自

---

① Le Corbusier, *Vers un Architecture*, tr. Etchells, Frederick (Academy Editions 1987), p. 133 (first published 1923) .

已设计的建筑是对自己天才的纪念，因此希望自己的建筑能存在到永远，永不改变。

\*\*\*

然而，《建筑师之梦》不过是一场梦、一个幻境、一幅装帧好的画作而已。那位建筑师终究会从梦境中醒来，将思绪从画中收回，一步步走出展览画作的博物馆。

也许，他仍然会站在巨型圆柱的顶端，可是看到的却不会是壮丽的美景。他看到的，可能是公共住宅楼中的楼梯间。如果他爬上位于巴塞罗那的奥古斯托斯神殿（temple of Augustus）中残存的巨型圆柱的话，看到的正好是这样一番景象。哥特式大教堂不会位于幽暗的森林深处，而是近在咫尺，其地下墓穴的墙壁可能取材于一度为太阳神阿波罗所建的神殿的地基，而在西班牙的赫罗那（Girona），人们就是这么做的。大圆柱支撑的部分可能被用来作为大教堂的柱廊，就像在意大利的锡拉库萨（Syracuse）那样；教堂内的祭坛是一个倒置的罗马时期的浴缸，如今在罗马的希腊圣母堂（Santa Maria in Cosmedin）中，你便可看到这样的场景。像法国的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或是英国的格洛斯特大教堂（Gloucester）一样，这座大教堂的修建也可能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完全是各种建筑风格的大杂烩，充斥着维多利亚时期崇尚的狂热与矛盾。古希腊爱奥尼式的神庙，比如以弗所的月亮神阿泰密斯女神庙（Ephesus' Temple of Diana）<sup>①</sup>，完全有可能被公元5世纪怒不可遏的基督徒一把火烧掉，而古希腊科林斯式的圆顶建筑物也很有可能变为军事堡垒，在中世纪罗马时期，雅典的帕提农神庙（Pantheon）就遭受了这样的

---

① 阿泰密斯女神庙为该神庙初建时的用名，公元1世纪时，罗马人占领以弗所，将神庙改名为戴安娜女神庙。——译者注

际遇。古希腊多立克式的神庙完全有可能搬离故土，其中的雕塑可能在伦敦展出，就像所谓的“额尔金大理石”<sup>①</sup>一样。而这些神庙的原型，却会在别处重现，正如古希腊的宙斯祭坛（altar of Pergamene Zeus）就在柏林重建。罗马高架水渠的拱形结构可能就埋葬在今天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或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拥挤不堪的贫民窟下，其穹拱部分则可能成为犯罪分子或秘密警察的躲藏之处。只有大金字塔，那座巨大的坟墓，可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默默伫立在埃及东北部吉萨（Giza）的滚滚黄沙中。

《建筑师之梦》的意境完全可能表现为爵士乐时期的曼哈顿、21世纪的上海、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伊斯坦布尔，或是中世纪的威尼斯：形形色色、风格不一的建筑物在嘈杂、污秽的环境中经历着不断的变化。这样的城市与平静无缘、无休无止的修建伴随的是旧建筑的破败和新建筑的不断涌现，而旧建筑或是不断消失，或是在废墟中重建，或是在旧址改建，或是新旧共存、不分彼此。不同时期的建筑经历的是一个对抗、握手言欢、彼此妥协共存的过程。没有任何一座幸存的建筑能够保持其建筑师的初衷。

那位建筑师在梦醒之后也许会发现自己走进了一场真正的噩梦，因为现实世界比油画更荒诞如梦。在回到画中的圆柱上之前，他也许会最后看一眼窗外风暴来临前的景象，回想起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另外一段<sup>②</sup>：

你的父亲静卧五呎深水之处，

---

①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洗劫帕提农神庙，切割下大量石材带回英国，后展出于伦敦。——译者注

② Shakespeare, *The Tempest*, Act I, scene ii.

骨骼已化为珊瑚，  
眼睛已变成珍珠，  
他的一切并没有陨灭，  
只是经历了大海的洗礼，  
而变得奇异却丰富。

\*\*\*

这本书将展现的是建筑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的生命，经过一次次的蜕变，均“变得奇异却丰富”。而且，正因为存在不同时期建筑概念的冲突，真实的建筑史才不会像《建筑师之梦》中所描绘的那样。本书讲述的故事就会像一剂解药，将人们唤醒，不再沉浸于画家科尔的幻想或是所谓的建筑正统观念之中。其实，这恰恰是建筑拥有秘密生命力的原因之所在：因为这些故事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

建筑理论的中心其实是一对矛盾的综合体：建筑设计的目的就是要持久，因此在设计建筑的初衷与环境都不复存在之后，建筑却还继续存在。然后，当建筑从直接功用与主人意图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之后，便获得了自由。建筑存在的时间远远长于建造者的初衷，长于修建之时的技术水平，也长于决定其存在形式的美学观念。建筑会遭受无尽的拆减、增建、分拆与大量仿建，很快，建筑的形式与功能不再有任何关联。举例来说，建筑师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对其身处的意大利北部环境便有这样一番评论：“城市里矗立着大型宫殿和各种各样的建筑群，可是这些建筑均失去了原本的功能。当人们参观这些建筑杰作之时，无不惊叹于建筑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具备的功能多重性，惊叹于建筑的功能原来

可以如此独立于形式<sup>①</sup>。”

建筑理论中最言之凿凿的部分常常被建筑本身所蕴含的秘密生命力所削弱，而建筑的生命力却又如此变幻莫测，使人难以捉摸。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对这一矛盾进行研究的仅限于从事文化遗产保护或室内装饰的专家。很多人都熟悉为瑞士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或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所写的传记，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他们所设计的建筑本身的命运？到目前为止，把建筑当作奇特多变的庞然大物所进行的研究屈指可数，而有关设计这些建筑的大腕儿们的闲聊漫谈却有不少。

当然也有例外。19世纪，法国建筑大师维欧勒·勒·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和英国艺术批评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就曾资助与其立场相左的建筑保护学派的研究，该学派对20世纪的诠释主要体现在奥地利艺术历史学家阿洛伊斯·里格尔（Alois Riegl）和意大利艺术批评家、历史学家塞萨尔·布兰迪（Cesare Brandi）的著作中。在现代主义时期，建筑师们太过沉迷于对未来的憧憬，只有斯洛文尼亚建筑师约热·普列奇涅克（Jože Plečnik）和意大利建筑师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曾严肃对待古建筑的改建和演变问题，设计出了现代建筑与历史产物有机结合的伟大作品。近年来，弗雷德·斯科特（Fred Scott）所著的《论建筑的演变》（*On Altering Architecture*）以及莎莉·斯通（Sally Stone）所著的《重新审视》（*Rereadings*）均从室内设计师的视角讨论了这个问题，而室内设计师的工作中心便是对已存在的建筑进行改造。

伟大的建筑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这样的事实却似乎仍是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顶多被当作抒发感叹的源泉。本书

---

① Aldo Rossi,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tr. Diane Ghirardo and Joan Ockman (MIT Press 1982), p. 27.